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四

臨海誠齋金 鶚

井田考

王者之政莫大乎井田而先儒考之不致其精詳其說之謬十有三一曰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班固因之作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趙岐從其說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節云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

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何休注公羊宋均注樂緯咸與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百畝皆屬公何得以二十畝爲民之廬舍也八家同養公田何得各取十畝治之也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詩甫田疏極辨班志之誤然惟有上二說卻未駁及九一詩甫田鄭箋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是鄭謂公田百畝非八十畝也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詳邑考一曰公邑不制

井田與采地異鄭康成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是鄭謂公邑不制井田也不知鄉遂之民皆
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
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
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周官小司徒云攷夫屋夫
夫屋者井田之制也司馬法云夫三爲屋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
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
夫屋乎鄭注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
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
故妄作此解耳一曰畿內用貢法無公田夫助法善于

貢王畿爲首善之區豈有令邦國行助法而畿內乃用貢法乎鄭注匠人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誤更甚矣竊謂天子諸侯賦稅之法不當有異王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邦國亦宜然必無畿內用貢邦國用助之理也鄭又謂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果爾周之畿內賦法不謂之徹也豈孟子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專爲侯國言之乎周之畿內徹田爲糧自公劉時已然矣豈至成周時反不名徹乎鄭據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文故謂畿內

賦有輕重不知此三句是莽歆增竄非周官本文也什一之法通乎天下斷無過於什一之理江愼修據國語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爲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近遠郊甸稍縣都賦法不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敵乃均平不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爲什一助爲九一九一稍重於什一又車輦馬牛芻芙皆征于都鄙而鄉遂無之蓋力役與師旅皆出于鄉遂詳于察之國出車考而都鄙不征有大役大軍乃征于都鄙然亦學是先王砥遠邇之法蓋如此安有什一之法僅行于近

郊而自遠郊以外皆重於什一且至什二乎夫什一者
堯舜之道也孟子云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
也曾謂周公有此賦法乎且都鄙用助有公田若甸稍
縣都有什二之法是都鄙亦用貢矣亦與諸經不合然
則近郊什一三句爲莽歆所篡無疑也鄭氏據此因謂
周畿內用貢法稅有輕重江氏亦因此而疑周無公田
其亦誤矣一曰丘甸縣都皆以三分之一有奇治溝洫
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及稅斂之事鄭
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六十

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四千九百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按鄭氏據考工記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欲合三者爲一故作此解也不知三者必不可合邑丘甸縣都皆以四計通成終同皆以十計本自不同考工記但言成與同而無通與終則又異矣蓋井邑丘甸縣都居民之法（詳邑考）而粟米布縷之賦稅以是計焉通成終同出車之法而馬牛芻茭之征賦以是

計焉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經畫五溝之法所以正經界除水害者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是備潦非備旱也朱子注論語溝洫以爲備旱潦非也詩溝洫考于是乎枉焉通與終無關于溝洫故略而不言也三法之異如此安可合於一乎一成百井之地以三十六井治洫約去三分之一不出稅積至一同萬井以五千九百四井治洫與澮皆不出稅是百里之國出稅者不及一半何以足用乎溝洫一成不易治之者不過濬之耳百井之地何用二百八十八家治溝洫乎鄭說殊繆戴東原考工記圖從之誤矣一曰出賦之法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漢志云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言推之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虗此亦欲合小司徒司馬法爲一故爲此說也又本于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小變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漢志乃約去三分之一有奇小變於王制之說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未盡可據王者須祿必均天下山川不同若并山川而封爲百里七十里等國祿不均矣儻境內山川甚多何可以爲國乎蓋所謂百里之國以井計之積有萬井則爲百里之國山陵林麓川澤等皆不在內又何

三分去一之有然則漢志之誤亦明矣江愼修知鄭氏之誤而不知漢志之誤亦未之思耳一曰周以公田分之九夫而取其所獲之什一萬充宗云周之徹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遵且通乎夏殷之法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此說似是而非彼所據者小司徒九夫爲井也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夫以地言也考工記云市朝一夫其證也甫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周有公田其爲八家同井之制甚明

孟子引此詩以爲雖周亦助是周用殷之助法也夏亦兼貢助其貢亦隨年之豐凶而取其什一故禹貢九州之賦有錯出龍子所謂貢法之不善乃後世之流弊非禹時有如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預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公田百畝八家同治之此注謂民耕公田亦沿漢制之誤）公羊傳云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孟子云助者藉也此亦周用助之證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武王周公當謹守其良法何以改用貢法乎必不然矣一曰周之徹法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注論語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云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然孟子論耕者之所獲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以力有勤惰故獲有多少如此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安有差等乎且使勤者徒勤惰者幸安于惰何以勸乎萬充宗曾辨之必不然矣周之徹法本與助法同特以鄉遂兼用貢法而名爲徹耳非以合作均收

而名徹也一曰周之徹法郊內郊外通其率以爲什一詩甫田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一曰授田之制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不同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注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

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以下地孟子定以爲一夫百畝馬貴與以爲三說不同不知其無不同也授田之法先視其口之多寡口多者授以上地卽不易之地也家百畝口不多不寡授以中地卽一易之地也家二百畝口寡者授以下地卽再易之地也家三百畝是大司徒小司徒二說本自合也孟子言一夫百畝則周官不易之地舉其上者言之耳非謂皆定以百畝也左傳言井衍沃牧隰皋鄭康成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周官合萊田

有肥磽授之地多寡王政所以爲公也孟子之意皆不異於周官也馬氏以爲不同誤矣一曰餘夫年十六授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室受田百畝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趙岐注云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老少安能治田此說甚謬不足辨朱子集注引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毛西河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兼子弟言不知子弟皆不爲餘夫也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六人正合子弟合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于

百畝之內詩所謂侯亞侯旅是也年十六尙未弱冠何
能耕治二十五畝且一人何須二十五畝乎三十有室
無父母之養子弟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授百畝賈
公彥周官疏謂餘夫三十有室受田百畝程子從之誤
矣竊謂子弟必三十有室乃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丁衆成家方授其百畝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即餘
夫也餘夫可爲卒以田獵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羨卒在
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一曰餘夫受田
同於正夫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注云餘夫亦如受一廛所以饒遠賈疏云遂人餘夫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不與正夫同鄭漁仲云餘夫二十五畝是商制周則受百畝按聖王之治天下遠近一體無饒遠之理六遂上地有萊者以其地在野多閒曠之地中有萊田故以萊田給之此恐地荒不治非饒遠也鄭注以爲饒遠誤矣至于餘夫又何有饒遠之義鄭說殊不可通遂人之餘夫卽孟子之餘夫賈

疏別而言之非也孟子所言井田止是周制漁仲以爲商制其謬更甚總之餘夫止有一妻與正夫一家七八口迥異百畝可食七八人餘夫止夫婦二人故授以二十五畝先王制度自不苟也受田必無與正夫同者趙岐注孟子云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此說得之蓋餘夫上地田二十五畝萊一十二畝半中地萊亦二十五畝下地萊五十畝田皆二十五畝也一曰餘夫在遂地之中出耕公邑鄭氏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力出耕公邑賈疏云六鄉以九等受地鄭注云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

盡至于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竝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按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夫（賈疏曾辨之）安得謂餘夫無地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情理是六鄉餘夫必不出耕于遂地也遂地自有田可授餘夫必不出耕公邑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畝何待鄉遂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近人或謂餘夫之田即以公田給之然公田爲八家所同治安得以授餘夫況

一井八家或有七八餘夫而公田止百畝何以給之乎卽三四餘夫公田盡以給之正夫可以不治公田乎其說亦甚謬矣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處皆有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之每夫百畝不必盡爲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貢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爲然觀周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可知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餘夫之田與萊田錙于井

田之閒是知井田之制不必畫方如棋局也其在平原廣野可作數井數十井或百井則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然若在山川險阻之地或止有九百畝但爲一井成正方形或不足九百畝其田不能成方則但以方田之法計之以九百畝爲一井公田不必正居中是皆不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溝洫亦隨地爲之不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此遂人文詳溝洫考）孟子告畢戰潤澤必在君與子者此類之謂也一曰三代授田不同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皇氏謂夏時民多授漸少周時至稀古授田

有多寡熊氏謂夏政寛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氏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尙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增多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夫受之周乃每夫一區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按井田有溝涂經界其制一定而不可易若田有增多必改易其溝涂三代聖人豈若是之紛擾乎則謂授田有多寡者非也天

地之閒生鹵曰萊豈有夏時民多殷時民少至周而更少之理殷用助法無稅何謂稅七十畝而三十畝不稅乎八家同井孟子有明文此殷之助法也周徹法亦然若殷一井十二夫受之計八百四十畝是餘六十畝矣若十三夫則又不足矣周亦有助若每夫一區是無公田也萊田必在井田之外未有與田相襍者安有一井之中半爲萊田者乎諸說皆不可通萬充宗謂三代尺度不同夏之五十畝至殷爲七十畝至周爲百畝此說得之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三代尺度不同之證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非也然則五

十七十百畝非眞有多寡也夫井田爲王政之首務而說者多誤有志經濟者不可不考正之矣

燔柴瘞埋考

古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覲禮祭天燔柴祭地瘞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案覲禮所言與祭法同是正祭天地之禮鄭注覲禮以祭天爲祭日以祭地爲祭月非也周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祭月不瘞且燔柴亦非實柴也鄭康成謂燔瘞皆有玉帛牲禮後儒悉從之竊案祭天地之禮燔瘞惟有幣帛無玉亦無牲也古人祭用玉帛禮神猶朝覲執玉帛以爲贄帛則受而玉必還是知禮神之玉不燔瘞矣且玉亦豈可燔之物哉燔燎取其升煙玉不受火燔之無謂徒損

一寶古之人何其愚也蒼璧黃琮與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皆貴重之寶何可數燔而數瘞之也國語云禘郊有全烝全體之牲亦非可燔燔之而臭穢上聞于天不敬大矣禮運云列祭祀瘞繒繒爲幣帛祀地而但瘞幣帛則無玉與牲可知鄭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經無牲字而曰瘞牲妄矣而祭天之不燔牲玉更可知矣雲漢詩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其上文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別奠瘞于牲玉是奠瘞爲幣帛也牲未有言奠者玉雖可言奠然瘞爲帛則奠亦宜爲帛也瘞帛既見于禮運又見于聘禮可知此瘞爲瘞帛也祭天帛宜燔而云奠者帛必奠之而後燔于柴上也毛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未嘗有言牲玉孔疏以牲玉釋之非也非牲玉矣大宗伯于昊天

上帝言禋祀日月星辰言實柴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言槱燎社稷五祀五嶽言血祭山林川澤言貍（與埋同）沈四方百物言疈辜皆類敘而別言之其禮必各異禋之言煙（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又爲精意以享（本國語）故知其但以幣帛加柴上而燔之不貴多品又取其氣之潔清也（加牲燔之則氣稍濁）實柴謂以牲體加于柴上祭日月非全烝當取其體之貴者燔之（體之貴者首與正脊是也）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謂以牲體分析而布于柴上以象星辰之布列（埤雅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本無此文）此皆非全體燒之自無臭穢而要不若禋祀之氣清也日月星辰亦燔幣然所以異

于禋祀者在牲不在幣也槱燎則有柴有牲無幣而用柴獨多此祀天神之等殺也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賈疏禋祀有玉帛牲牷其說非也血祭自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鄭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此解未明賈疏云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祀對不知瘞埋可與燔柴對不可與禋祀對其說似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丘亦通稱社中庸云郊社之禮鼓人以路鼓鼓社祭大司樂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社兼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卽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五祀猶天子之五帝與天同用四圭有邸又同服大裘而冕故五祀與地亦同

用血祭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血祭蓋以血滴于地如鬱鬯之灌地也氣爲陽血爲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爲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尚臭之意也血祭與禋祀正對禋祀不燔牲則血祭亦不瘞牲下言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是埋牲以祭山林地與社稷五祀五嶽皆不埋牲可知矣覲禮祭法爾雅皆以祭地瘞埋與祭天燔柴對言此所埋者幣也非牲也禋祀升煙血祭下達皆所以薦神大司樂以禋祀血祭對言者此也燔幣于坎皆所以告神覲禮諸書以燔柴瘞埋對言者此也祭地

用全烝其牲不埋社稷五祀五嶽牲用大牢雖非全烝亦不瘞埋祭山林川澤用少牢皆折牲體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可縣可浮其非全體可知覲禮云祭山丘陵升庪縣即升也（本賈疏）而大宗伯言埋似乎不同不知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並舉覲禮大宗伯各舉其一言之耳鄭志答張逸謂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非也（孫炎云埋于山足曰庪埋于山上曰縣亦非）川屬乎地而又就下故直沈之而爾雅言浮沈牲體折節爲物不重初浮而終沈也邵二雲謂祭川並用牲玉故或浮或沈引左傳沈玉以濟執玉

而沈及史記河渠書湛美玉爲證又謂祭山亦埋玉引史記正義宋末會稽脩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以爲證然祭地旣不埋玉則祭山川亦必不埋玉沈玉周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注云沈謂祭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左傳之沈玉皆欲報怨而邀惠于神非祭禮也史記所言是漢時祭川之禮非周制也祭山川固皆有玉然但奠之而不埋沈周官言瑄邸射以祀山川未嘗言埋玉山海經言縣以吉玉亦未嘗言埋會稽之玉或漢以後祭山者埋之非周禮也孔文詳謂此即禹會諸侯于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非也禹時諸侯所執之玉皆是命圭當爲世守豈可埋于山乎

埋

沈與實柴正對實牲用牲故埋沈亦用牲實柴之牲折節故埋沈之牲亦折節實柴埋沈皆以形不若禋祀血祭之以氣也疈辜爲磔牲非折節其牲或用狗非必少牢則又降矣疈辜與槱燎對槱燎不燔幣故疈辜亦不埋沈此祀地示之等殺也天神地示必有等殺則禋祀血祭必不與實柴埋沈同用牲以燔瘞明矣至于玉之不可燔瘞尤其顯然者也牲玉燔瘞不見于經惟韓詩外傳有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此漢人之說自不足據羅泌極辨燔瘞用玉之非可謂卓識乃謂燔瘞兼有牲幣則仍沿注疏之誤而不覺其非也又案

郭璞注爾雅謂既祭然後燎之瘞之崔氏注禮記謂初祭卽燔陳氏禮書兩解不定竊謂燔瘞以帛所以告神宜在祭之始郭璞之說非也後代祭天地者皆于祭畢燔瘞失其義矣

狐青裘服考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孔疏皇氏云玄衣玄端也又云襯內諸侯朝服用緇衣襯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襯外諸侯朝服之裘熊氏云五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

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青大夫士襍以豹褎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劉氏以此玄衣為玄端與皇氏同熊氏之說踰於二家江慎修云冕服之裘旣當用玄綃衣裼狐青夫子嘗服冕助君祭何以止有緇衣羔裘而無玄綃狐青意當時魯君之祭皆是緇衣羔裘故夫子亦無狐青而記者廣言他國冕服有此裘與戴東原云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故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緇可知也案玄端以布爲之上服旣用布則其內裼衣不得用絲玉藻云以帛裹布非禮也是用布用帛表裏皆必合一矣狐青

裼以綃衣其非玄端甚明皇氏誤矣戴氏謂天子諸侯玄端以繒服以燕居不知天子惟朝祭服用絲諸侯惟祭服用絲燕居褻服安得以繒之乎天子諸侯燕居固宜玄端狐青裘但裼以緇布衣不裼以玄綃衣也且此經上文三言君此獨言君子可知非天子諸侯其爲大夫士無疑矣凡禮經言君子者多指大夫士不獨此章也況羔裘豹褎爲大夫之服詩羔羊疏云凡裘君則用全臣則褎飾爲異故詩云羔裘豹褎鄭云卿大夫之服也則此狐青裘豹褎必爲士大夫之服可知戴氏以爲天子諸侯之服不亦謬乎唐風言羔裘豹袪檜風言羔裘逍遥是畿外諸侯亦未有不以緇衣羔裘爲朝服者皇氏謂

畿外諸侯朝服玄衣青其誤甚矣本疏孔祀天用羔裘是裘以羔為最貴劉氏謂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最確古之祭服未有不用黑羔裘者蓋羔德之獸古者卿執羔貴其德也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注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此羔之德也羔既有跪乳之孝黑者又合於陰幽之象故祭服必用黑羔裘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大夫朝服緇衣羔裘祭亦服之則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用羔裘甚明熊氏謂六冕及爵弁皆用青裘非也青之裘不貴乃祀昊天與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煌煌大祀而服此裘有是禮乎江氏

謂魯君祭以羔裘他國祭以青裘龐說無據與皇氏畿內畿外之說同其謬妄矣竊思大夫士服玄冕與爵弁助祭者固不狐青裘而玄冕爵弁別無狐青裘玄綃衣意者士爵弁親迎大夫玄冕親迎服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與玄冕爵弁大夫士服之尊者故玉藻首列之然其用甚少故論語不記之也諸侯立朝王服爵弁蓋亦狐青裘玄綃衣以諸侯入覲服冕用羔裘始受命不敢服冕而服爵弁故亦不敢用羔裘而用狐青也諸侯在天子朝皮弁服用狐白裘見玉藻疏及詩羔羊疏始立朝王爵弁服用狐青裘又以類相從也天子燕羣臣及養老亦宜

服狐青裘玄綃衣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鄭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非也朝服緇衣與玄衣別（玄爲黑青色　緇純黑色）且天子朝服皮弁絲衣（本戴東原說）則燕與養老不宜用麻衣上文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縞衣是絲衣玄衣亦絲衣可知是則天子燕與養老亦服狐青裘玄綃衣也（其冠則冠弁卽諸侯朝服之委貌也）天子諸侯用純狐大夫士則豹褎其裼以玄綃衣一也天子田獵冠弁服用緇衣其裘亦宜狐青不用羔裘蓋羔裘最貴天子惟冕服用之朝服用狐白燕服用狐青田獵輕于朝燕豈宜最貴之羔裘哉其裼衣用緇布不用玄綃亦降于朝燕也

田與燕居同服狐青緇布衣但燕居以玄端服田以冠弁服自有差等

黃衣狐裘考

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云黃衣大蜡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云蜡後爲息民之祭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也論語云黃衣狐裘邢疏云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也按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三者竝列其服宜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爲朝服而助祭于君大夫玄冕士爵弁皆緇衣羔裘及自祭家廟大夫士朝服以祭亦皆緇衣羔裘皆服之邢疏專指朝服說未備素衣麑裘以爲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

及大蜡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服之邢疏及江慎修鄉黨圖考皆止言朔與聘亦未備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天子之士亦素衣麑裘此專言諸侯之士者以鄉黨所言皆侯國禮也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古人之服冕為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為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

草木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爲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矣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索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于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非先祖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蜡臘禮詳見蜡臘辨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敘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

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緼韍鄭注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鄭注緼韍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夏官司馬掌兵以兵象火也用兵所以闢土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乾爲純陽故大赤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全象地也上服赤黃色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賈疏此爲賓館于大

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爲衣而素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同玄衣用狐青裘以玄色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韎衣用狐黃裘韎色赤而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狐黃當爲玄端服之裘本戴東原天子諸侯以玄端燕居當爲狐青裘大夫士冠昏等禮服玄端當爲狐黃裘大夫士齊服玄端皆宜用黑羔裘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之諸禮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相稱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冕服爵弁服纁裳皮弁服朝服素裳韋弁服韎裳

惟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裼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黃裘亦裼以黃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冠而祭之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爲士者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以次章臺笠緇撮是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

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孔疏此庶人無玉用石而已案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衛風言衛武公充耳琇瑩是諸侯之瑱已用美石矣豈庶人始用石乎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庶人只服犬羊之裘不得服狐裘則必為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淡衣燕居亦當用狐黃裘說本戴東原淡衣之裘不裼非論語玉藻所謂黃衣狐裘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為黃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燕服朝諸侯燕居當以狐青裘大蜡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知非狐

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潔必不服之不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爲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天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用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麛裘竝舉麛裘爲皮弁服之裘其裘自貴豈得謂狐青麤惡邪考狐青爲爵弁服之裘裼以玄綃衣詳狐青裘考檜君好潔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矣朝服必緇衣若用狐黃裘則與緇衣不稱矣

爵弁韋弁異同解

爵弁見于尚書儀禮禮記韋弁見于周官儀禮先儒皆以爲二物其制大異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云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此說大謬詳爵弁色考）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此說亦非凡布之細者不過十五升而已詳四書正義麻冕章）賈疏爵弁制與冕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又前後平爲異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于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聘禮云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鄭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韎韐布以爲衣而素裳賈疏此爲賓館于大夫士之廟旣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爲衣而素裳此數說皆謂韋弁與皮弁相似而與爵弁大異也後儒多從之惟陳用之禮書謂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書爵弁先于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卽爵弁耳疑其爲一物也爵弁

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古文弁象形則其制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江慎修謂陳說有依據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即朱芾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弁之證乎戴東原亦云然此數說皆謂爵弁韋弁同爲一物也按注疏說爵弁形制甚爲紕繆陳氏駁之誠是但以爵弁韋弁爲一物則不然也儀禮一書士冠士昏禮皆言爵弁聘禮言韋弁可知其爲二物若韋弁即爵弁聘禮何必別之曰韋弁乎禮經凡言冕弁與冠

未有一物二名前後岐出者何獨於此歧出乎襍記云
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故其服以絲爲衣士冠禮爵弁服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王朝皮弁服天子諸侯亦絲衣侯國皮弁服不得絲衣矣衣色用玄玄色爲貴故祭服必用玄衣朝服則緇衣鄭氏謂爵弁服緇衣非也詳見爵弁色考纁裳韎韐與冕服同鄭氏以爲冕之次是也襍
記又云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
衣祝宗人宰夫皆士也入君廟而服爵弁猶助祭之服
爵弁也周頌云絲衣其紑載弁俅俅此弁謂爵弁也本注
疏士助王視濯省牲亦服爵弁與正祭同也是爵弁爲
士之祭服與冕等重冕旣以布爲之則爵弁亦必以布

豈可以韋為之乎韋為熟皮與皮弁一類聘禮疏云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不知皮與革對則皮是有毛者若散文則無毛者亦曰皮古人服裘必裼惡其褻也豈有朝服之弁以有毛之皮為之乎必不然矣皮弁惟用以朝聘不得入廟助祭則韋弁不得為祭服明矣皮弁用以祭者惟大射與大學祭菜此二祭一在郊一在學不在廟也安得謂爵弁即韋弁乎戎事服韋弁者以戰必穿甲甲以犀兕之皮為之故弁用韋衣裳亦皆韋所為也左傳靺韋之跗注鄭氏襍問志以跗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此說非是古音跗幅注屬皆同鄭說自通或以跗為足跗亦謂靺韋之服自首而下屬于跗上下一

色所謂均服也韎爲赤黃色兵貴猛烈有似于火故衣裳之色皆用赤又用兵所以辟土故赤而兼黃古人制度葢有精意存焉祭義及孟子皆言夫人蠶繅以爲祭服是祭服必用絲助祭者無不皆然若衣裳皆韋何可以助祭乎且鬼神陰幽故齊祭之冠衣必用玄色若韎之赤黃與陰幽之義不合何可以爲祭服又安謂韋弁即爵弁乎又爵弁爲士之上服助祭服之昏禮親迎服之大夫以上親迎以玄冕故士親迎以爵弁冠禮三加服之天子惟哭諸侯服素爵弁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鄭注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絰衍字也周官司服云及弔事弁絰服鄭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

按弔用素爵弁則哭諸侯亦宜素爵弁鄭注不言素失之諸侯惟始立朝王服爵弁

小雅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孔疏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

然皆非正服常服大夫則不服之襍記云大夫弁而祭于已鄭注云爵弁而祭于己惟孤耳按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凡朝服大夫委貌即冠弁也大夫弁而祭于已謂冠弁非爵弁也若韋弁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無不服之其非一物明矣

陳氏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孔傳雀韋弁以為爵弁即韋弁之證不知孔傳是僞書多不足據傳意以兵事韋弁服此二人執兵故宜以韋為之異于常服然下言冕而執兵者四人豈亦以韋為冕乎孔疏已辨之江氏據詩

朱芾斯皇及韎韐有奭以爲爵即戎之證不知韋弁服是赤黃之色其芾用黃朱黻文則黃朱亦稱朱也韎與縕同玉藻云一命縕韍再命三命赤韍鄭注云矦伯之士一命又云子男之大夫一命是縕韍與韎韐相當士之爵弁韎韐大夫之冕服縕韍也此詩言朱芾即玉藻赤韍其非韎韐甚明又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幽黝同衡與珩同）三命蔥衡此詩言有瑲蔥珩是三命大夫之服則所謂朱芾斯皇非一命之韎韐又明矣江氏以朱芾爲爵弁韎韐不亦謬乎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箋謂諸矦世子服士服而來未有受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

以其賢任爲軍將此說是也安得據此而謂爵弁卽戎乎考古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與賓嘉相近故服可通用冕服以祭祀而會同朝覲亦用之爵弁以助祭而親迎亦用之冠弁以祭而擯相亦用之皮弁以祭蜡而聘禮亦用之此皆吉禮與賓嘉通也與軍凶不相近故服不通用葢吉賓嘉禮之常者也軍凶禮之變者也禮當其變則服必異于常軍若可與吉通凶亦可通于吉乎惟賓禮與軍禮尙有相通韋弁以卽戎而聘禮亦用之然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其實仍有不同況軍賓相通惟存聘禮而聘禮又惟歸饔餼一事古人衣服之有別如此若吉與軍絕未見有相通者然則爵弁韋弁自是二物不可混同矣

三公服毳冕辨

周官內司服賈疏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孔沖遠王制疏亦云然按三公王臣之最貴者也典命云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云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三公尊加子男三等與外諸侯之州牧同且射人云三公北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鄭注以爲從三公位葢在三公之後也朝位以北面爲最尊詳朝位考明堂位言三公中階北面侯伯位于東西階子男則位于門東西由此觀之三公之尊雖諸侯不得與之抗也豈子男所可同哉王制云三公一命卷鄭注云卷

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夫加一命卽得服袞冕則其本服鷩冕可知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毳冕降于外諸侯一等葢王朝之臣近尊而屈與諸侯不純臣者異也其證又有三禮器言韠冕之制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侯國士不服冕故知爲王朝大夫士鄭注謂夏殷制非也詳冕服考五冕以玄冕爲下三旒則玄冕也士玄冕則下大夫絺冕上大夫毳冕上大夫卿也三公宜服鷩冕矣一證也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鄭注云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三夫人尊與三公同本鄭氏則三公之夫人亦揄狄同于侯伯夫人而三公宜與

侯伯同服毳冕可知鄭氏玉藻注謂三夫人服揄狄是也而注司服又謂三夫人服闕狄兩解不定所以啟賈孔之誤也然司服注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乎者疑詞玉藻注用也字是決詞鄭當謂三公服毳冕也二證也詩王風云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也此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服毳冕可知三公宜服毳冕三證也有此三證合之王制一命衮之說三公非服毳冕明矣三公所以不執圭而執璧者圭是封國之瑞必成國而後執圭子男五命猶未成國大宗伯云五命賜則鄭注云則未成國之名故止執璧三公雖尊而在王朝爲臣未嘗賜國故亦不得執圭射人云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夫卿六命亦已尊矣而僅得執羔孤之命

數典命無文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之王朝三孤當與三公同三孤三公之亞賓尊于卿故朝位孤東面位次于三公北面若卿則與大夫同西面矣王制以三孤與六官爲九卿非也孤亦八命知孤非七命者外諸侯君道屬陽故命數皆奇王朝公卿孤大夫臣道故命數皆偶無七命也而僅執皮帛然則三公安得執圭乎加皮帛一等則爲璧王朝惟三公獨執璧所以尊之也又案三公有二等八命者三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爲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大傅召公爲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又爲東西二伯也樂記言大武樂舞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是二公分陝作伯始于武王時矣九命得服袞執圭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三王而秉圭豳風言成王時周公居東時人有袞衣之歌然則三公九命者且得服袞執圭安得以毳冕槩之乎九命數屬陽作伯又爲諸侯之長與在外爲九伯者同故雖未封國亦得執圭又外諸侯入爲三公者雖服鷩冕亦得執圭以其本成國之君也然則三公執璧誠不可泥看矣二伯多以三公爲之是三公服袞者多服鷩冕者猶少也豈有服毳冕者乎然則三公九命作伯服袞賈孔明知之特謂八命者服毳冕與子男同此則大誤不可以不辨也陳祥道禮書駁鄭氏三公妻服闕狄之說而謂三公服鷩冕得之矣又云

射人三公執璧則服毳冕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于王射降而服毳冕矣又云執圭乃公常禮璧特射時所執此說非也古禮君臣同服者最多天子朝服君臣皆皮弁諸侯之朝君臣皆朝服餘可類推鄭注司服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助祭有不同孔沖遠王制疏云諸侯若助王祭天地及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服若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隨王所著之服此謂王小祀服玄冕諸侯亦服玄冕若王服毳冕諸侯亦服毳冕餘可類推然則王朝公卿大夫亦猶是矣助祭可與王同服則饗射亦豈不可與王同服乎三公本

服鷩冕從王饗射亦可服鷩冕不必降服毳冕也凡服上得兼下不得僭上饗射惟三公從王服鷩冕卿以下不得服也摯與服不同服可降而摯不可降諸侯助祭皆從王服則饗射亦宜從王服鷩冕子男乃服毳冕上公當降袞而服鷩矣而所執仍是桓圭不降執信圭葢瑞圭受之天子有一無二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是公之冕服有五不止一袞衣與圭不同未聞可用兩圭者也王祭祀之服有異而所執皆尺有二寸之鎮圭饗射亦宜然君不降臣亦不降安得謂三公本執圭至饗射而降執璧乎周公兼圭乃是三公加命作伯者陳氏據此而謂三公本皆執圭抑亦誤矣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爲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厤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一歲而

太歲有二名斷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即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厤之元太初厤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

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閼逢攝提格可知爲厤術之元矣

古經典標題說

經典標題古本皆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如儀禮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鄭氏注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賈公彥疏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

迻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其說是也但古本禮
經本無儀字鄭注禮器云事禮謂今禮也可見鄭本不
偁儀禮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景十
三王傳曰禮禮記顏師古注禮者禮經也然則古本無
儀字甚明賈疏與釋文石經皆偁儀禮非也標題必去
儀字方合鄭氏本書又如尚書標題首云堯典弟一次
云虞書孔氏傳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但馬融鄭康
成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
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是虞夏同科也楊
子雲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據

此則馬鄭題虞書者當是古本左傳莊八年僖二十四年成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引夏書皆在今虞書內可見古本題虞夏書也孔疏從僞孔非也又如毛詩鄭氏箋箋傳固即所以注詩而實主於箋傳故序下鄭注本無箋字今本有之亦非也

告朔餼羊對

論語告朔之餼羊自漢以來無異說近劉廣文論語駢枝獨謂告朔是天子頒朔餼羊所以待王使者也竊竊以爲不然考之左傳春秋時天子無頒朔之事諸侯皆自爲厤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與周正異又左氏言魯

厤失閏又言司厤過可見天子不頒厤也安得有頒朔之使乎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案歲年卽朔也本可云頒之于官府都鄙邦國而言頒告朔于邦國疊用二頒字蓋以官府都鄙無告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別爲一句頒告朔者謂頒其所當告之朔也若云告朔卽頒朔以告爲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卽所以告之何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邪若以

告與告悉之告同必別有言語文詞此乃行人之職非太史所掌也何得于太史言之乎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左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爲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飧一牢饔餼五牢上介飧一牢饔餼三牢一牢牛羊豕皆具待之之隆如此論語言餼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況春秋天子不頒朔朱子亦云然旣久無頒朔之王使何至孔子時猶有餼羊

之供乎朱子又謂有司猶取于民而供之公家是實無其事而假其名以厲民子貢欲去之最爲得宜夫子何爲止之乎先儒以爲告廟之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王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禰用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本鄭氏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爲厤而每月之令猶有遵天子制者故仍以朔藏于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朔列國未必皆然魯爲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尙行之也自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

朔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朔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餼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迨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告朔禮已廢亦反魯後事也劉庚文特以餼字爲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之胏是常食與待賓亦可言牲聘禮有饔而周官內外饔掌祭祀之割亨是祭祀亦可言饔餼

語言馬餼不過秣芻是馬食料亦可言餼安見餼必為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可不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為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餼以見其為生羊故可得而去也餼羊猶言生羊耳何可泥此而謂待王使之羊乎謹陳鄙見惟夫子裁之

首陽山考

首陽之說不一馬季長賈景伯杜預謂在河東蒲阪高誘阮籍阮瑀皆謂在河南偃師水經注兩說竝存許叔重謂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顏師古注漢書皆謂隴西方輿勝覽主此說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王伯厚斷以首

陽在蒲阪後人因于此祀之閻百詩四書釋地兩存蒲阪偃師之說而不斷其是非學者惑焉竊謂諸說皆非也曾子制言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夫曰北至于首陽則自河而北行若遼西當云東至隴西當云西至偃師當云南至不得言北矣遼西隴西岐西又非在河濟之閒與曾子不合且夷齊之歌抗懷黃農虞夏則其所居當在堯舜禹之區偃師等處皆非其地也遼西則孤竹之地二子旣遜國而去何又歸于其鄉岐西在武王所都鎬京之西隴西更在其西二子旣與武王不合去周國而東

何又反過周國而西或以二子歌云登彼西山惟隴西可言西山則又不然東西南北隨在皆有天下山名西山者多矣不必在大地之西也二子蓋自南而北又稍向西登首陽山故謂其山爲西山耳然則諸說之謬固甚明也惟蒲阪爲舜之都又在河濟之閒其說似矣然曾子旣言居河濟之閒莊子又言北至于首陽則首陽當在蒲阪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首陽讀如東首之首言山之向陽也是首陽之首上聲二字不同亦可知其非一山）則謂首陽在蒲阪者亦非也按詩唐風云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序云刺晉獻公也唐國卽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卽夏禹都詳禹都考至穆侯遷於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卽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閒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于首陽山也故曾

子言居河濟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于首陽明自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

釋葵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亨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士喪禮毼豆之實旣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

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蠃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醓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鉶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莃菟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茆鳧葵

也詩曰言采其茆攣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蓴周禮朝事之豆有茆菹又爾雅䓞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又荍蚍衃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蔠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為葵之類非即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腳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

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即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即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落葵古所謂藤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然此非衞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莵葵楚葵等同爲葵類而已

段先生說文注質疑

神祇之祇从氏祇敬之祇从氏字異而義亦迥殊敬則能安安則自適又爲語詞詩俾我祇也當訓安祇攪我心當訓適凡訓安適及語詞者皆當作祇从氏若作地

祇之祇則義不合矣說文禔安也易曰禔旣平諸家皆作祇是禔與祇通可知祇字从示非从衣从衣於義無取五經文字从衣非也段先生皆不加辨正似失之又有一說古地祇字本作示周官猶存古文示人之示本作視士昏禮尙有此字後以視爲瞻視之視以示爲示人之示因以祇敬之祇爲地示而於祇字加點从氏作祗以爲祇敬之祇其實本一字也　大夫士皆有主鄭氏謂大夫士無主許氏謂大夫以石爲主皆非也宗廟藏主於石室所以備火災故祏字从石左傳言典司宗祏又衞孔悝反祏於西圃此可見大夫有主亦可知凡

主皆有石室故說文訓祏爲宗廟主段先生謂石室乃禘郊祖宗及毀廟主所藏又謂祏从石者取如石不可轉意石室別是一事春秋之末大夫僭侈作主似皆未安　說文祠字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祠當作祈左傳祈以幣更其證也祭祀未有不用牲者宜正之祠祀聲相近古或通用段先生疑祠字誤似非據左傳祈以幣更則鄭訓易高訓代皆是也用圭璧更皮幣猶言用圭璧皮幣更古人文法與今不同此以更字置中閒闔合上下未可以今人文法議之也江氏說可刪　禮言不王不禘爾雅訓禘爲大祭可知禘

非時祭之名段先生謂禘有時禘以禘爲時祭又以王制礿禘爲夏商禮似非　禘卽周禮之肆獻祼追享祫卽周禮之饋食朝享此舊說之誤天子有禘而無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其謂天子有禘祫二祭者非也似不宏從

禓道上祭按周官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則禓字當是殤之或字郊特牲鄉人禓注云禓或爲儺此別是一字葢儺索室毆疫非道上祭也考鄭注禓字云毆強鬼也（今無毆字誤）疑說文本有禓字訓爲毆強鬼也傳寫脫去之禓字本从易今誤作禓段先生謂禓字宏从易聲自是特識但以道上祭之禓爲索室毆疫之禓似

非　壻字見儀禮止是夫壻爾雅訓女子子之夫他書亦未見爲男子美稱說文云壻夫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士對女而言明是訓壻爲女夫段先生注謂夫者丈夫也然則壻爲男子之美稱似非壻从士胥聲鉉本不誤　璣珠不圜者段先生注云沂鄂謂之幾門橜謂之機故珠不圜从幾此等語似穿鑿

卷十四終